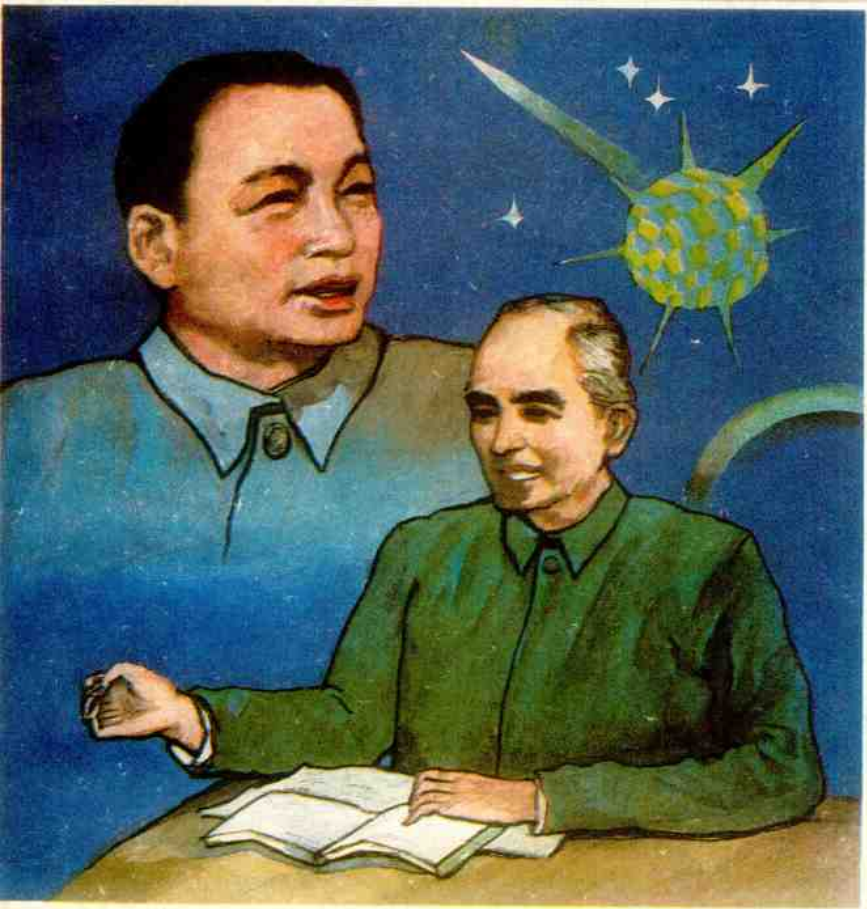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贤一 卢强 编



奉献篇

革命老前辈的故事丛书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革命老前辈的故事丛书

奉 献 篇

张 贤 一 编
卢 强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91年·沈阳

革命老前辈的故事丛书

奉 献 篇

Fenxian Pian

张贤一 卢 强 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66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

印数: 1—61,730

1991年2月第1版

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丁炳麟 插 图: 冀维静 张君华

封面设计: 金 明 版式设计: 赵耀今

责任校对: 刘 涛

ISBN 7-205-01705-X/D·330

登记号: (辽)第1号 定价: 1.20元

目 录

经济学家马寅初·····	1
实验胚胎学、细胞学家朱洗·····	8
地质学家李四光·····	18
数学家苏步青·····	26
地理、气象学家竺可桢·····	36
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·····	44
妇产科专家林巧稚·····	55
土壤学家侯光炯·····	64
科普作家高士其·····	72
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·····	83
后记·····	94

经济学家马寅初

马寅初，1882年6月24日，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。1902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，毕业后，被保送去美国留学。1915年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同年回国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、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和重庆商学院教授。

解放后，曾任浙江大学第一任校长，北京大学校长。曾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1979年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，1982年5月10日逝世。

不贪名禄 心系祖国

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，于1901年被迫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从此，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，民族危机，日益深重，社会经济面临崩溃，劳苦群众饥寒交迫。为了改变祖国的面貌，许多青年人目光转向西方，想到外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出洋留学的风气在青年中盛行一时。1906年秋季，马寅初怀抱“实业救国”的雄心壮志来到美国，进入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。

马寅初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以后，又考入哥伦比

亚大学，攻读博士学位。先是领取公费，后来因为国内的政治影响，公费取消，他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，利用晚间或假日，到码头扛木头，做苦工，到饭馆刷洗盘碗，挣钱维持学习和生活。即便是寒暑假，他也不休息竭力去挣出下一个学期的学费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财政学专家赛利格曼教授，见马寅初为人正直，读书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很赏识他，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最后，马寅初终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在马寅初回国之前，赛利格曼教授希望他留在学校任教，同时协助做科研工作，当然待遇和条件都很优厚。但是马寅初没有忘记他出国留学的目的，婉言谢绝了老师的盛情和美意，决心回国为研究改革中国财政方面作出贡献。

1915年马寅初回国后，开始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里当一名职员。他怀着富国强民的抱负，宣称：一不做官，二不发财。后来，他拒绝了军阀政府的邀请，辞去了职员工作，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，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。同时，还经常到上海、杭州等地考察经济，和上海东南大学校长共同合办了“东南大学商学院”。他还同财政金融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，这使他对中国的财政金融情况有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和研究。1940年他在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商学院，担任院长和教授，继续研究经济，掌握了“四大家族”发国难财的大量资料，写成文章在报上公开揭露，还在各种集会上演讲进行抨击。

1940年11月10日，马寅初应黄炎培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，在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说。他身穿蓝布长衫，头戴礼帽，一登上讲台劈头就说：“如今国难当头，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浴血奋战，但是那些豪门权贵，却

趁机大发国难财。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。他们利用国难，把自己养得肥肥的。”最后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今天，我的儿女也来了，我的讲话，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。为了抗战，多少武人死于前方，我们文人也不要惋惜死于后方。‘蒋委员长’要我去见他，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在南京我教过他念书，难道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？他不敢来见我，就是因为他怕我的主张……有人说他领导抗战，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，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，危害国家民族啊，照我看，只能说他是家族英雄。”马院长知道他的讲演会遭到迫害，他说：“在后边的警察们，要逮捕我马寅初吗？那就耐心一点，等我讲完后，再下手不迟！”

马寅初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，对他软硬兼施。一是要派他到美国进行所谓“考察”经济或者主持财政部，也可以当中央银行总裁。对于蒋介石的这些“恩赐”，都被马寅初拒绝了。二是要对他下毒手。已近六十高龄的马寅初被捕入狱了，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。后来又软禁在歌乐山达3年之久。他利用软禁时间，专心致志著书立说，于1943年出版了《经济学概论》。

首当其冲 抗议美暴行

抗战胜利后，美国执行“扶蒋反共”政策，不仅给予蒋介石大量的物质援助，而且还帮助蒋介石装备、训练军队，同时美军还直接登陆帮蒋介石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。

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，犯下了累累罪行，触发了中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。

1947年元旦下午，上海二万多人进行了游行示威。在中

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队伍中，有一位身穿蓝布长袍，脚穿布鞋，头发花白的老人，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。他挥动着手中的旗子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：“中国不是殖民地！”“美国兵滚出中国去！”“中国人民不可侮！”“保卫中国独立自主！”等口号。这位老人就是马寅初。

马寅初在游行队伍里，很快被其他学校的同学发现，有些学校宣传车的喇叭里，不断播出“欢迎马寅初教授参加游行”的口号声，大家听了情绪更加激昂。马寅初还跟大家一起高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革命歌曲。游行队伍组织严密，斗志昂扬，冲破了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的阻挠，连平日在中国目中无人，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，在同学们怒吼声中也得滴滴地夹着尾巴逃开。下午5点多钟，游行队伍汇集在复兴公园集会，愤怒声讨美军暴行。马寅初气愤地讲：“中国老百姓决不允许将我们国家当别人的殖民地，受人欺辱，对此暴行，我们的爱国学生、教授，就是要抗议，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……”

襟怀坦白 勇抨时弊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1年6月1日，天气晴朗，北京大学的校园呈现一派节日气氛，民主广场周围彩旗迎风飘扬，几千名师生隆重集会，欢迎马寅初校长就任。马校长高兴地讲：“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，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，北京大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，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很有进步，大家都愿意使北京大学不断进步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流的大学。”马校长年近七十，在百忙中还经常找教员和学生谈话。他襟怀坦白，热情豪爽，强调办

教育要学习新思想，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。他首先在北大教员中发起了一个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。周总理还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第一个报告。后来，扩大到全国范围内，为以后的全国教学改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。马寅初要为中国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切。可是1957年6月，他在人大代表会上刚刚作了“新人口论”的发言，中国大地紧接着就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，声势浩大的“反右派”斗争开始了。

在“反右派”斗争中，马寅初因为“新人口论”受到了错误的批判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。他那颗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心，仍然在剧烈地跳动，他深信自己的理论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公正的评价。在逆境中，他从未停止过工作。他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文章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，但是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，认真思考和研究问题，并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，积极地向各级领导，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。

1960年，马寅初多次在政协小组会议上阐述自己在人口理论方面的正确主张。他说：“有人说我发表《新人口论》是为了出风头，其实我在几十年前，风头就出够了。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。为了人民的利益，提出人口问题的，所以什么也不怕。”

马寅初对反右派扩大化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他说：“右派攻击党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应该反击的，但是右派分子不会那么多。有些人是很有才学的，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的，但是给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。我马寅初大声疾呼，一定要为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。”

马寅初还对少数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，脱离群众的现



象，提出尖锐地批评。他说：“共产党出了几代英雄，如长征英雄、抗日战争英雄、解放战争英雄、抗美援朝英雄等，正因为有了这些英雄们的努力，才取得了政权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现在有些干部大搞特殊化，脱离群众，这种现象如不克服，长此下去，将破坏共产党的优良传统，毁坏党的前程。……”

马寅初发表的上述正确意见，在当时不但不被重视和采纳，反而不断受到各种责备和批评。但是，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、爱国者，促使他仍然不停地进行学术研究。他在处境极其困难的年代，还是专心致志地写农业经济学。他积累了不少资料，并已经写了不少章节。他把写的稿子铺在地板上粘起来，成为巨幅长卷的形式，然后又反复修改审订。时间久了，他的长卷已经成了捆，成了堆，放满了书柜。他要继续为国家经济建设出谋划策，作出贡献。

精神焕发 再做贡献

1976年10月，胜利的十月，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

了万恶的“四人帮”。马寅初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，拍手叫好，他说：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中国有希望。”在那些日子里，已经95岁的马寅初非常高兴，听到外面游行队伍锣鼓喧天，他也要出去与广大群众一道欢呼。在他一再坚持下，家人只得让他坐上小汽车，随着游行的人群，在天安门前转了一圈。

1979年9月11日，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，同时宣布了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近百岁的马寅初浑圆的脸上气色红润，花白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好象一夜之间，年轻了几十岁。他愉快地接受了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任职。

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，马老还时刻想着学生们和青年人。一天下午，他在睡梦中忽然大喊起来：“快给我准备车，我该到学校去上课啦！晚了就迟到，怎么能叫那么多学生在教室里等我一个人呢？”等他慢慢地苏醒过来，自己也笑了。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青年人最可爱，要好好培养他们。一说培养，你们就知道要他们好好念书，其实这是十分片面的！”稍停一会，他吃力地同周围的人谈起培养青年人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一个学生整天念死书，不注意身体，把身体搞垮了，书念得再好，学问再大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最后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教育青年弄清楚学习的目的，记得我年轻时抱着‘实业救国’的空想进入北洋大学的。当然很不切合实际。我深信，现在的青年学生，有这样好的条件和环境，绝大多数是有抱负的，念书求学要有为国为民作贡献的伟大理想！”

实验胚胎学、细胞学家朱洗

朱洗（1900—1962），浙江临海县人。早年勤工俭学留学法国，进行两栖类杂交受精等科学研究，有突出成就，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。归国后，曾任中山、中法、台湾等大学的教授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在上海办生物研究所。解放后，担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。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

万里求学

1900年8月2日，朱洗诞生在浙江省临海县店前村一个农民家里。

小时候，朱洗学习非常努力。中学毕业后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，好给落后的祖国出把力。

一天，一位住在县城的同学告诉他说：“蔡元培、李石曾几位热心教育的先生，正在派送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，你有求知报国的志向，何不去试一下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朱洗高兴极了。他摇着那位同学的肩头激动地说：“真的？我当然要去！都需要办哪些手续？”

那位同学告诉他：“上海有个华法教育会，专门管这件事，不过每人先要备足300元钱，才能放行。”

朱洗听了这话，心里凉了半截。300元，对于他家来

说，这是多大的一笔款子啊。但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机会，他对同学说：“我跟家里商量商量，想想办法，到时咱俩一起去，好吗？”

同学走了，朱洗又没有勇气和家人谈留学的事了。

妈妈最能体会孩子的心情。一天，她问朱洗：“孩子，你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是有什么心事吧？别把身子憋坏了。”

朱洗看着慈祥的妈妈，终于下了决心，把自己要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心事告诉了妈妈。

“你说什么？到法国？”妈妈惊奇地问。“是的，”朱洗兴奋地说。他怕妈妈不理解勤工俭学的意思，又解释说：“就是到法国一边作工，一边读书。”

妈妈注视着儿子，又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真的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还要300元钱。”说到钱，朱洗低下了头，他知道，这是给家里带来的一个大难题。

妈妈半天没出声。300元数目太大了，就是把自己的嫁妆，首饰都变卖了，也还差得远呀。怎么办呢？一抬头又看见儿子那近乎哀求的眼光，盘算了好久，终于说：“只能出点利息，向宗族去借了。”

朱洗的心猛地一沉，向宗族借钱，每月利息3分，背上这份债，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哪！但是母亲还是把钱借来了。

1919年8月1日早晨，朱洗告别了爸爸妈妈，来到了上海华法教育会。一打听，才知道赴法勤工俭学的费用已涨到500元。他身上的钱不够，一时不能成行。后来几经周折，他才在蔡元培先生帮助下，获准去法国勤工俭学。1920年5月9日，他终于登上了驶往法国的“培衣克”号邮轮。

来到巴黎后，他和同学开始四处寻找工作。他们终于在一个名叫“阿尼埃”的翻砂厂，当上了廉价的辅助工。这个厂

的活重不说，使他受不了的是种族歧视和精神上的侮辱。一个工头视中国人如卑下的动物，他常常瞪着眼珠子，破口大骂。一次，那个工头又骂出侮辱中国人的话，朱洗就把压在肩膀上的一包水泥猛地摔在地上，怒吼道：“不干了！”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离开了翻砂厂。他们重新找到华法教育会，被介绍到舒纳岱钢铁工厂当工人。朱洗在那里干车工。凭着他的顽强意志，没有多少日子，他就能独立加工一些精密度要求不高的零件了。

但学徒工工资低，每天的工资只够吃三顿饭。朱洗为了积钱求学，只好把伙食费压低。为此，他常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森林里去采食野菌，来补充身体的营养。一年以后，朱洗成了熟练的车工，收入增加了，但朱洗仍然非常节省。

经过5年半的艰苦奋斗，他终于积攒够了上大学的钱。于1925年考进了法国蒙贝尔利埃大学生物系，跟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德荣教授学习实验细胞学及胚胎学。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，他十分珍惜，学习格外努力。巴德荣教授非常器重他，不单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学生，而且看成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。他们共同探讨研究课题，遨游在科学迷宫之中，奋力向尖端的课题冲刺。1926年，师生二人共同署名发表了十几篇科学论文。

1931年，朱洗以题为《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》的论文参加了蒙贝尔利埃大学的考试。主考教授对于朱洗的论文和答辩非常满意，一致同意授予他法国国家博士学位。

这个学位足以使他在法国受到尊重和享有优裕的生活待遇。但是，朱洗要把自己学得的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。

1932年11月，朱洗告别了法兰西回到了自己的祖国。

没有父亲的蝌蚪

回国以后，朱洗念念不忘胚胎学的研究。他还想把在巴黎就开始了的人工单性繁殖的实验继续搞下去。他曾和几个青年科研工作者谈过这个课题。但这些人不解地问：“什么叫人工单性繁殖呢？”

“对未受精的卵实行人工刺激，使它单独发育成为子代，这种方法就是人工单性繁殖。”“为什么要这样搞呢？大自然不是安排得很好吗？”“不，掌握了人工单性繁殖的方法，在产生新的生命的领域，我们就进入了自由王国。”

“还没听说过。”“当然，这是胚胎学研究的最新课题。”朱洗看着这些没有热情的人，没有再说下去。但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助手：陈兆熙和张果等人。朱洗决定把他在法国积累的学识，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，传授给这些年轻的助手。

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把斗室照得一片光明。朱洗聚精会神地坐在实验台前。正在进行的实验，是朱洗的老师巴德荣首创的。它是用细针将血液中的细胞刺入蛙卵，促使卵子激动，引起卵细胞分裂，从而发育成一条新的生命。朱洗先在蛙卵上涂抹薄薄的一层蛙血，然后用细针利索地一刺，让血细胞进入卵中。接着加入清水，放到解剖镜底下进行观察。朱洗是那样全神贯注，好象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。

站在一旁的张果等得心焦了，他想问老师是否得到了成功。但他看到朱洗凝神的样子，只好把憋着的一口气轻轻地吐出来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朱洗的眼睛才离开解剖镜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没有成功。”

张果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他抓起铅笔，在一张记录纸上写下了又一个失败的数字：2万颗。

2万颗，这不是个一般的数字，它包含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包含了多少焦急和渴望啊！

失败，并没有使朱洗气馁，他仍然是那样耐心细致，从朦朦的清晨，到黑沉沉的夜晚，不知疲劳地进行着实验。

失败的数字在增长着。一天，当张果把失败的数字写到36 800颗时，眼前的奇迹出现了：卵子激动了，细胞开始分裂了。

在台上的一个玻璃器皿里，一条小蝌蚪竟从卵子中孵化出来。它摆动着活泼的身姿，在水中顽皮地嬉游着。

成功了！这是朱洗回国后的第一次成功！

成功了！我国的实验室里有了一只没有“爸爸”的小蝌蚪！

朱洗兴奋地握起笔，向他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巴德荣教授报告了这一喜讯。



人造长江

1956年春天，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。一天中午，不少科学家都休息去了，唯有朱洗看着窗外蓝天上淡淡的云彩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他在想些什么？他心里又萌生出一个新的科研课题。他拉上上海水产学院院长朱元鼎，来到北京街上的一个茶室，边喝咖啡边研究家鱼繁殖问题。朱洗恳切地谈了自己的全部想法。他说：“我们国家有八九亿人口，人们是多么需要吃鱼啊！可是，多少年来，养在池塘里的鱼都不能自己产卵繁殖下一代，而要出动大批劳动力到长江的激流中去捞鱼苗。好不容易将捞来的鱼苗运到各地，途中就夭折了一大半。这种情况，怎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呢？党和人民养育了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作出一点贡献来。这个课题不攻下来，我心里憋得难受。”

朱元鼎被朱洗的话感动了，他频频地点着头说：“那——你就试试吧。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出力。”朱洗高兴得猛地伸出手去，紧紧地握住了鱼类专家的手：“就这样说定了！”

在自报课题的小组会上，朱洗写下了醒目的六个大字：“家鱼人工繁殖”。

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知道后，高兴地握住朱洗的手说：“好，你跟我想到一个点子上去了。这可是个重大的课题啊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！”朱洗听了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

会后，朱洗开始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。他走遍了湖泊江